

精神世界的政治呈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本性初论

叶方兴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克服精神危机、营造人的精神家园、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等为基本方式,必然关涉人的生存本性、在世方式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等基本的生存论命题。“以政治观之”是思想政治教育把握精神世界的独特视角,它不仅展现出人的精神生活应有的“共”、“公”、“治”等多维内涵,也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条理化、秩序化、境界提升提供担保。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帮助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精神世界 政治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8)10-0047-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8.10.007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以及理论研究亟待攻克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难题,这其中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问题。以专业化与社会化互动为视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遭遇的诸多难题都可以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问题研究的乏力寻求根源。作为指向人的精神领域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它体现或者表达人的存在方式,既与个体的精神生命成长相涉,又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成为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有效对接的重要纽带。本文将从生存论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本性作出考察,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关乎人生在世的生存实践活动,对之研究应该将其视为一个生存论命题。精神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人之“世”,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以政治的方式“在”世,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帮助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一、精神世界与人的存在

存在论关涉人生在世的重大问题,内蕴了人的存在,表达人独有的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在日常用语中,‘存在’包含‘有’、‘生存’等义,并涵盖‘实在世界’与‘观念世界’等等”,“存在首先与人之在相联系”。^[1]人生在世需要处理两个根本问题:在什么样的“世”以及如何“在”世。就前者而言,“世”是个体生存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立足的生存背景。作为背景性、支撑性的外部条件,“世”构成人之生存的前提,为人之“在”提供担保;就后者来说,存在论致力于揭示人生在世的具体方式。对“如何在世”的追问,既离不开对所在之“世”的依赖,体现“世”对“在”的制约作用,又以追求人的终极意义与生活理想为价值导向,由此体现出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超越性品格。

由此,对“人生在世”的存在论命题的分析,可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6JZD041)子课题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学理基础”。

引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人是精神性的存在，这也是人之所以崇高的根由。不管人在世的状态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世，人都会构建出庞大的精神世界，不得不过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也成为人类的普遍现象，人以对存在价值、生存意义的追问和反思体现自己的超越性、理想性品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人正是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世界，并深层次展现出对人生意义的追问。黑格尔一再重申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只有人才超越感受的个别性而提高到了思想的普遍性，提高到了关于自己本身的知，提高到了对它的主体性、它的自我的把握，——一句话，只有人才是思维着的精神”。^[4]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能够追问人生意、反思生活理想，思考如何过上良善的精神生活，由此展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崇高性。

就现实性来说，作为观念形式的精神世界，往往以精神生活为具体的生活形态。一般而言，精神生活是精神世界现实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究其精神生活的目标而言，旨在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不仅是精神世界现实化的形态，也是人所在之“世”的重要构成。就人所在之“世”（即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解决人的基本物质生存问题；社会生活以人的社会交往，与他人的共在为基本表现形式，解决人的社会性需求；精神生活指向人的观念领域，表达人对于外部世界、人的生存在世的体验性、感受性，主要解决人的意义问题。作为人的整体生活的重要构成，以形而上学层次（终极关怀）、伦理道德层次（道德感和伦理需要）以及审美层次^[5]为内容，精神生活自身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统一性。

精神生活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反映人的现实生活，表达人的现实需求，但同时又体现人的意义需求、精神品质和人性境界。它不仅决定

了人的生活系统的整体水准，而且体现了人类生活应有的价值向度和超越性、理想性品格。以良善的精神生活为现实指向，人存在的意义得到更为深沉的揭示。“人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寻自身之‘在’的意义；既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义，又通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样的意义，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将人视为以意义为指向的存在。”^[6]在关注存在意义的精神生活中，人通过意志、情感、理性等精神形式构造出自己的意义世界，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克服当下、不断变革自我的精神力量。

就人的生活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而言，人的存在的系统性、整体性与统一性决定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者应相互协调、统一。精神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但精神生活的需求不能还原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中，没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作为基础，精神生活将失去现实的社会基础，容易落入空泛、抽象；只有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缺少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的生活难免单一、无趣，人的精神家园也会贫瘠不堪，人的精神品质永远不可能得到提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最终难以实现。可以说，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中，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前提和社会场景，而精神生活构成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之源，就此而言，精神生活不仅不可或缺，成为人所在之“世”的重要内容，而且因其崇高性、卓越性彰显人所在之“世”的独特性。

二、精神世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

人以其观念形式构建出的观念领域是精神世界的表现形态，以意义为核心的精神之域是人性的重要体现，不过，精神世界依旧停留于主观之域（凝于内），但往往会以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以外化（显于外）。精神世界的客观化、现实化需要通过各种观念性的社会实践方式，这其中以政治的方式实现精神世界的外化便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就现实的表现形态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但究其特征而言，旨在改变人的政治价值观念、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比，精神世界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精神世界呈现于人的主观领域，指向人的观念世界。精神世界不是可感觉、可触摸的客观实体，而是整体性、系统化的生命状态。精神世界指向人的真实的、整体性存在，展现人的丰富多彩、灵动的生命气息。它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指向人的观念、意识领域。精神表现为理念的外化及其现实活动，精神世界的界域大抵相当于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论及的“世界2”和“世界3”：“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客观内容的世界。”^[7]当然，波普尔在此尤为强调历史文化创造在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世界3”不过是精神世界的外显形式，究其本质而言，依旧是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所有内在的精神品质的指认。由此，精神世界呈现出主观性、意识性的品格，从而有别于外在化、实体化的存在状态。

与西方人借助于语言、逻辑等方式的知识论路向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精神世界所呈现的内在生命状态往往借助于生命感受的方式。对精神世界的把握，不像物质世界、社会世界那般可以直接触摸、使用或者经验，而是借助于人内在感受、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取消了人的精神之域和外部世界的诸多连接方式。精神世界离不开人的体悟感受。可以说，精神世界所呈现出的意识状态就是人之存在的生命状态，以感同身受、切身体验为把握方式，精神世界更为深沉地表达了与人的生命同在的生存论品格。

第二，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是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对精神世界的把握存在形式与实质之维：就形式而言，人借助语言、逻辑、交往、社会程序或建制等外在中介把握人的精神之域；就内容而言，精神世界与人们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密切相关。“精神这个词应被看作是在人的生存状态下为人提供某种基础性的东西，如在宇宙中寻找人的同一性；寻找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寻找人为什么活着的价值”，^[8]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深层次、实质性地指向了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作为意义世界中的存在，其呈现却难以离开人的价值观念”，^[9]精神世界的核心体现

为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本性是自由，“精神的实体是自由，就是说，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精神是自在存在着的、以自己本身为对象的实现了的概念。精神的真理和自由就在于这个在它里面存在着的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10]这样，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运动表现为追求自由的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过程，精神内在指向自由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精神世界又可以视为价值形态的世界，即“由价值作为其中要素所构成的体系，就是价值形态世界，价值形态世界是‘具有特殊关系和联系的特有对象区域’；价值形态世界离不开人创造价值的活动，但又完全独立于任何一个具体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对于创造价值的个体经验来说是先天的”。^[11]以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为内容，价值形态世界构成精神世界的深层次表达，体现人独有的意义性与超越性。这其中，既包括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各种价值标准，又包括人在克服生存困境中产生的对存在意义的期望。前者以具体性、现实性的原则、规范、标准等形式保证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和良性发展，后者则体现为人以独有的意志、觉悟、坚持、期待、愿景等元素表达理想性的追求。

第三，精神世界虽属人的观念之域，但又具有现实性的品格。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并非隔绝开来的，而是以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了相互渗入、相互转化。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赋予精神世界以现实性的力量，“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精神世界借助于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显现、外化、客观化，由观念力量转换为现实力量。在此，原先属于主观之域的“我欲”、“我思”通过“我做”实现了“我得”。

就内容而言，精神世界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

像,是观念化的现实世界,以社会的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为核心,反映人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的生存状况。可以说,精神世界以现实生活为土壤。精神世界以观念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即便看似荒诞的精神世界表达,也都表达着某种现实性,或多或少地与某种现实状况发生某种联系,绝对的、空想的、玄幻的精神世界是不存在的。此外,就精神世界的主体形态而言,现实的主体形态也赋予精神世界具体性的品格。诸如“谁之精神世界”、“何种精神世界”、“如何表达精神世界”等种种追问必然将精神世界由抽象引向现实。就现实形态来说,没有空泛的、抽象的精神世界,有的只是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与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四,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尽管精神世界属于主观之域,但却呈现为相对稳定、系统化的结构。从形式角度说,精神结构离不开人的逻辑思维、批判意识、情感状态等;从内容角度说,精神结构体现价值系统的内化,表达人在现实生活的价值需要与理想追求。“精神本体既有形式的结构,又以真善美的实质内容为具体形态;心理与逻辑、形式与实质在精神本体中展示了内在的统一性。作为有内容的形式和有形式的内容,精神本体既区别于纯粹的先验范畴,也不同于单纯的经验意识。”^[13]一般来说,人的精神世界渗入心理、意志、情感、理性等各要素,是诸要素互相交织、共同构成的内在结构。精神世界的结构化与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密不可分。作为整体性、系统化的存在物,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诸多精神形式能有效统合起来,进而形成健全的、结构化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结构性内在地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克服了观念领域的单向度化乃至人的存在的单向度化。

精神世界与人的存在内在关联,并在人的生活系统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处理好四个根本问题:(1)秩序问题。这是所有人生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人常说的“安身立命”命题中,“安”和“立”要表达想法、思路、精神状态具有条理化、秩序感,由此,保证了“人生在世”的稳定性、持续性。精神世界的秩序化才能解决人们的“心安”,克服精神世界

可能出现的混乱、失序。(2)适应问题。也即精神世界如何有效地与外部世界互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种不同生活形态之间如何处于同步、协调的状态。精神世界必须反映现实世界,契合人的现实的、真实的存在状态,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精神世界、物质生活、社会世界之间的适应性更加紧迫。一旦精神世界的适应性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精神世界不能反映、表达甚至引领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无法为精神世界注入鲜活、生动的时代元素。(3)引领问题。就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而言,两者在保持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发挥精神世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引领、批判功能。以合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价值理想为尺度,精神世界以规范性、理想性的价值诉求,发挥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功能。这也是精神世界灵动性、能动性的体现。(4)发展问题。这是精神境界的问题,人的精神世界不仅要井井有条、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存在发展的问题,即人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更为深沉地体现人对存在意义的省思。“以存在意义的自我反思为视域,境界或精神世界的核心,集中体现于理想、追求和使命的意识。”^[14]如果说精神世界的适应问题为精神世界的多样性、现实性提供担保,那么,精神世界的发展问题则反映了崇高的人性境界和卓越的人性品质。

作为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展现为精神之域的调整、反思、引导等观念性的实践活动,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的密切关联。人之生存是精神世界的本体,人以整体性的面目存在于世,由此决定了人的世界必定系统化、全景化,精神世界是其中的重要一隅。在“人生在世”的生存论追问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重要担保,不仅展现了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命状态,而且有效防止精神的失序、困顿和危机,同时也确证人作为精神性动物的本体论事实。此外,精神世界也展现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借助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化过程,并借助具体的生存情景和现实条件,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现实力量,由此扬弃了精神世界封闭化可能造成的空泛、抽象。

三、以政治观之：思想政治教育把握精神世界的视角

精神世界作为人的重要观念现象，始终是人文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题。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并非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利”，其他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也指向人的精神。比如，宗教关涉人的信仰，自然也关怀人的精神世界，但宗教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更多带有个体体验化、神秘化的倾向；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触及人的精神生活，但哲学“超越知识的界限，以智慧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并在形式上体现为“以理论思维的方式”，“通过概念的运用而实现的”。^[15]与两者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方式在于“以政治观之”，即从政治角度把握人的精神世界。

在此，对“政治”的理解尤为重要。过去人们容易把政治与独裁者、权力斗争、阶级压迫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帝制以及特殊的“文革”时期，人们容易谈政治色变。实际上，政治并非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政治与人的关系密切相关，政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加藤节曾以“政治作为一种觉悟”^[16]表明政治与人的不可分离性，告诫人们要意识到政治之于人的存在的特殊关系。事实上，当人们意识到我们以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人类目的的时候，政治就已经开启。谈论政治就是谈论“我们共同的生活”。史陶森伯格说：“如果有人意识到今天的实践不是通过单一个人而是通过共同体社会完成的，那么哲学也就成了政治哲学。”^[17]也就是说，政治始终与共同体密不可分，始终关联着“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个本源性的话题。基于对“政治”的这种理解，“以政治观之”颇有中国文化“以类观之”^[18]的特点。“类”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类与群相通，既表达人的存在形式，也体现人的社会能力（“能群”、“善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精神世界的方式，“以政治观之”体现为以“共”（共同体）、“公”（公共性）、“治”（治理）的视角，帮助人们在共同体之中过上良善的精神生活。具体来说：

第一，“以政治观之”即以“我们”观之，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的共在视角。当我们“以政治观之”，寻求以政治的方式来把握精神世界、过精神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在共同体的立场，采取共在的、非个体化的视角。这个层面对精神世界的观照，已经扬弃了个人的任性、自利、偏执。身处现代性的人常常以“我不在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个性意识，然而，“以政治观之”要求上升到政治层面站在共同体的视角，以人之共在的角度审视自我、他人及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再是纯粹个体性的事情，而是从人的共在形式出发，思考人类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过上良善的精神生活。

第二，“以政治观之”即以“共同生活”观之，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的意义向度。政治内蕴的价值向度指向了我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人无法脱离其他人而单纯存在，人们共享的精神生活往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人生在世”的存在论追问中，以政治的方式思考精神之“世”聚焦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精神家园，也反映了人以“政治而在”的生存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以政治的方式过精神生活，也是以精神方式体现我们共同的政治生活。对共同精神生活的追求，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质性的价值之维。以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为内容以及以政治价值观为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共同精神生活既体现了公共性的视角，也以第一人称“我们”思考良善的精神生活。这个意义上的“以政治观之”从生活理想所要求的公共善的角度思考人（包括群体和个体）的精神世界。

第三，“以政治观之”即以“治”观之，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审视精神世界之“治”的动态视角。这个意义上的“政治”作动词来解，政治之“治”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社会公共事务的实践运作。“以政治观之”即是表明从社会政治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视角思考和解决问题，侧重于对各项事务的具体管理、疏导、统筹、安排等具体实践过程。就此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精神世界的“以政治观之”所要“治”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以精神世界的安顿有序、危机化解、价

值引导、境界提升等基本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化解精神难题,提升人们的精神品质,帮助人们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

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从人之共在(“共”)、共同生活的理想(“公”)、公共事务的调节(“治”)的视角思考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以政治观之”不仅展现出人的精神世界应有的“共”、“公”、“治”等多维内涵,也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条理化、秩序化、境界提升提供担保。就性质而言,“以政治观之”不仅体现为一种认知与价值取向,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取向。精神世界的现实性意味着精神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方式“下坠”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化精神世界为现实力量。进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思索人类如何以政治的方式过上良善的精神生活。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实践趋向,“以政治观之”意味着不仅将政治的思维方式,而且将政治的实践原则、要求融入精神世界现实化的重要环节。在此,政治共同体是人的精神生活依存的现实背景,它构成精神世界外化、现实化的社会“寓所”,明确的价值目标是人以政治的方式开展精神生活的观念基础,“以政治观之”就是要站在共同体立场追求公共善,塑造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表达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价值需求,为精神世界的稳固性、合法性提供担保。从内容上看,以政治的方式开展精神生活需要反映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多样化的具体需要。以多样化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活动)为作用方式,精神生活的现实性、社会性品格离不开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现实需求的满足。这个过程需要进入人们的观念世界,反映、表达人们的所思所想,从基本的物质资料需要,到现实的生存困境,乃至人生意义关怀、精神境界提升,必须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关切紧密勾连。

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反映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生存的精神状况,表达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所需要的精神需求,调节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精神形式(态度、意志、信仰、情感、理性、价值、信仰等)。思想政治教育以政

治的方式把握精神世界,旨在构建良善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的整体性、能动性、生成性将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大气”、开放、实践性的品格,从而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超越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的简单认定。更为重要的是,以精神世界为本体、“以政治观之”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将立足人的整体性、现实性、实践性的存在本性,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面目。

参考文献:

- [1]杨国荣.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3-274,273.
- [4][10][德]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17.
- [5]何中华.关注人的精神世界[J].前线,2002(3).
- [6][9][13][14]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180,28-37,193.
- [7][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4.
- [8]National Curriculum Council. Spiritu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Paper[Z]. York: NCC,1993:10.
- [11]陈新汉.论价值形态世界[J].江汉论坛,2015(11).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501.
- [15]杨国荣.哲学之思:进路与境域[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16][日]加藤节.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 [17][德]尤根·史陶森伯格.“让每一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事物”——康德关于哲学的世界概念[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1).
- [18]杨国荣.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4(3).